

通往自由世界的櫺窗—柏林圍牆

劉昱安

走在柏林的街上，無論是波茲坦廣場抑或是國會大廈周邊，總能看到平滑的柏油路中間有一條以石磚連成的線。仔細一看上面寫著「Berlin Mauer 1961-1989」（圖一），原來是過去柏林圍牆存在的痕跡與紀念。柏林圍牆為冷戰時期的標誌性建築，也是分割東西歐鐵幕的象徵。

築起高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根據波茲坦協定美國、英國、法國與蘇聯分區佔領德國，分別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就是一般所稱的西德與東德。其中柏林又被分為四個區域由四國分區管理，英美法佔領的部分稱為西柏林，屬於西德領土；蘇聯佔領的部分則為東柏林，為東德首都。而西柏林如同孤島般被東德包圍著(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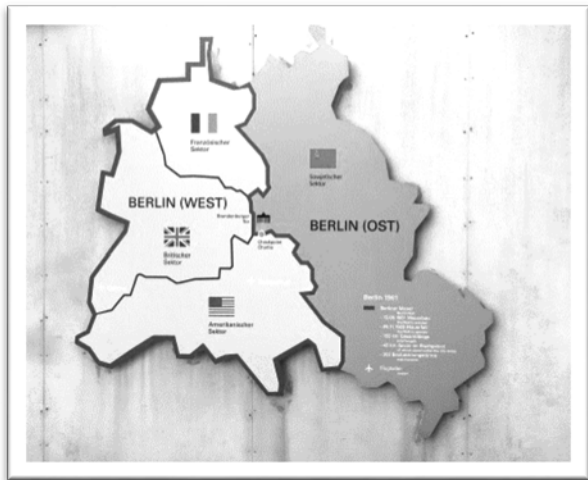
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瓦爾特·烏布里希(Walter Ulbrich)宣稱東德的政權不穩定因此決定關閉邊境一段時間。東德政府稱圍牆為「反法西斯防衛牆」或「強化邊境」，目的其實就是阻止東德人民逃往西柏林。最先關閉邊境，使得東西德人難以自由往來，原本在西柏林工作的東柏林也因此無法工作，也有許

多家庭因此被拆散。接著架設鐵絲網，不到一週之內漸漸蓋起磚牆成為真正的圍牆，最終版本的圍牆則在 1975 年完工。事實上在圍牆建造過程中，許多西德和美國官員以口頭譴責柏林圍牆，但私底下卻接受它，甚至抱著歡迎的態度。西方國家他們實際擔憂的是實力強大的蘇聯會入侵西柏林，但有了柏林圍牆成為了這個問題的解答，似乎代表蘇聯無意佔領西柏林，單純鞏固其在東德的統治。

柏林圍牆全長大約 155 公里，高度約 3.6 公尺，大致包含混擬土牆、瞭望台、開放地帶等部分。東德側的圍牆通常有警察密集巡邏，且圍牆不只近乎垂直，頂端還做成了管狀增加攀爬的難度，若成功爬上圍牆，則來到兩道牆之間空曠的開放地帶，也就是「死亡地帶」。躍到地面迎接而來的是釘床、警犬以及總數



圖一：柏林的馬路記錄過去圍牆的所在。



圖二：二戰後分區佔領的德國。

高達 300 個的瞭望台，且邊境軍人有權在瞭望台上射殺意圖逃往西德的人民。繼續往前則來到會留下任何足跡的控制區域、偵測入侵者遠近的探測燈、防止車輛通行的壕溝，最後才到達與西柏林只有一牆之隔的另一側圍牆(圖三)。由此可見如此嚴密的防備，東德人要翻越圍牆逃往西柏林的難度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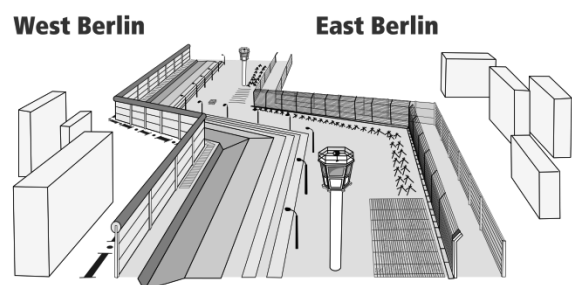
破釜沉舟

然而從 1961 年 8 月 12 日東德政府開始築起圍牆，東德人並沒有因此放棄追求自由於是選擇翻牆。對自由的渴求讓人們在使出渾身解數想辦法逃離東德，有人採用跳樓、直接翻過還沒有建得太高的圍牆、挖地道、游泳、開車高速衝破邊境等方式翻越柏林圍牆，共有約五千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三千多人被逮捕、打死或受傷，死亡人數超過七百人。

圍牆建造初期的前幾天，主要為鐵絲網和部分的混凝土。許多東德人選擇從剛好處於邊界的建築物的窗戶跳下，降落在西柏林的

領土上，有時西柏林消防員會用安全網，或是西柏林人也會準備棉被接住那些跳下來的人(圖四)，甚至也有人利用自製的降落傘降落。到了十月中旬，有更多地區用大約一公尺的牆取代鐵絲網。當東德人民發現他們可以爬過或炸開這座牆，東德的工人就會把它蓋得更高、更厚，瞭望台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儘管如此，仍然阻擋不了數以百計的東德人民用盡各種方法來到西德。

在柏林圍牆豎立的早期，大多數人認為雖然東德政府可能冷酷無情，但是邊防士兵不會射擊同樣身為德國人的同胞。然而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期待，悲劇一再上演。1960 年東德《開槍射擊令》生效，代表留守在東德邊界的士兵可以對試圖翻閱圍牆逃離東德的人民開槍射擊。在 1962 年，年僅十八歲的彼得·菲希特(Peter Fechter)和朋友企圖翻越圍牆，朋友們成功了，而當彼得已經攀上了圍牆，正要翻越的那刻響起槍聲並遭子彈擊中。此時西柏林有記者和邊防軍人在場，趕緊將急救包朝彼得扔去，但彼得已無力自救，成為第一位試圖攀越圍牆而遭東德士兵射殺的犧牲者。



圖三：柏林圍牆的結構。

金蟬脫殼

1961 年當時圍牆還沒蓋起，而是帶有刺的鐵絲網分隔東西柏林。一位負責東柏林邊界的十八歲士兵康拉德·舒曼(Conrad Schumann)，身穿制服配備衝鋒槍不時抽著菸來回踱步，引起了在西柏林邊界的記者注意，就在其他守衛因疲憊稍微有些鬆懈，舒曼替換了手中衝鋒槍為較輕的沒有子彈衝鋒槍。此時西柏林人朝他喊著「快過來」，而且有台西德警車等著他，於是矯健地翻過鐵絲網，衝鋒槍也隨著舒曼的跳躍落地，西德警車便馬上駛離把他帶走。西德的攝影師彼得·萊賓(Peter Leibing)紀錄了這歷史性的一刻(圖五)。

逃到西柏林的方法，不只是從天上或地面上越過柏林圍牆，還可以從地下挖掘地道抵



圖五：舒曼跳過鐵絲網的畫面剛好被記者捕捉。

達。該工程名稱為「57 號工程」，是柏林圍牆佇立期間駟大規模且成功的逃跑計畫，名字來自它幫助了 57 名東德人順利到達西柏林。考量若在東柏林動工不但可能隨時被祕密警察史塔西(Stasi)發現，挖出來會被當作證據的廢土也不容易處理，於是這條地道始於西柏林的一家鄰近圍牆的烘焙坊地下室挖起，最後通往東柏林一間公寓的浴室。由已經順利逃至西德的 Joachim Neumann 及其朋友為了幫助自己的親友以及更多人逃脫，於 1964 年發起這項挖掘行動，招募了三十五位志願者共同參與。地道位於深入地下 12 公尺處，全長 145 公尺，內部大約是一位成人稍微彎腰可通過的高度，共耗費六個月才完工。當西柏林端的人們一發號暗號，東柏林的人即可開始行動，要通過地道的人們不能攜帶行李，只能帶一些重要文件。當他們在通道中行走連害怕的時間都沒有，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多遠，但是知道在路的盡頭迎接自己的是自由，成為繼續往前的動力。在 1962 年到 1971



圖四：透過跳窗的方式逃往西德的民眾。

年之間，總共有 11 個隧道工程，然而其中只有三個真正完工並被成功利用。

推倒高牆

1989 年，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宣布開放邊境，有大批的在匈牙利度假的東德人逃離至西方。東德境內的城市萊比錫率先發起週一示威(Montagsdemonstrationen)，為和平反政府遊行，目的在爭取自由出國、民主選舉等權利，後來在其他東德城市也相繼跟進，舉行規模大小不一的遊行。該年恰逢德國統一社會黨更替總書記，新的東德政府決定鬆綁東德人民的旅遊限制。11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國際記者會上宣布東德人民無需旅行證件等證明即可申請個人出境、在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邊境也可以辦理永久離境，當場上有記者詢問何時生效，沙博夫斯基因為誤會上級命令便回答立即生效，實際上原先是預計隔日開放邊境。由於錯誤的公布馬上生效以及媒體的大肆報導，導致當天大批東德民眾走上

街頭湧向檢查站要求通過到西柏林，邊防軍人也沒有收到是否要武力介入在邊界等待開放的人們，最後停止阻攔開放人們通過，圍牆也開始被人為拆除(圖六、圖七)。到了 12 月底，東西柏林之間被柏林圍牆阻斷的主要街道已重新暢通。東西德也在隔年十月統一，結束了因冷戰兩地分隔四十年的局面。

東邊畫廊

東邊畫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戶外畫廊，也是現存柏林圍牆遺址中最長的連續部分，全長大約 1.3 公里。圍牆倒塌後，有 118 位來自 21 個國家的藝術家開始在殘存的圍牆上作畫，共繪製了 105 幅作品，為原本灰冷的圍牆帶來生氣蓬勃的新樣貌，畫作主題多與政治、冷戰的陰影、對自由的追尋相關。在 1990 年 9 月 28 日正式以戶外畫廊開放，一年後被列入受保護的遺產。

由於東邊畫廊完全暴露在戶外，歷經風吹日曬雨淋造成的侵蝕，還有塗鴉等人為破壞，造成三分之二的作品損壞。因此在 1996 年開



圖六：倒下的圍牆。



圖七：民眾試圖破壞柏林圍牆。

始有藝術家發起東邊畫廊的保存及修復工作。到了 2000 年時修復了其中 300 公尺的圍牆、33 幅畫作也重新粉刷，在 2009 年正值柏林圍牆倒塌 20 周年，德國政府斥資兩百萬歐元進行東邊畫廊修復工作，有 87 位藝術家參與之中修補或重新繪製 100 幅作品，除了少數幾位原本最先參與創作的藝術家拒絕抄襲或重畫自己的作品。

東邊畫廊的著名作品包含 Dmitri Vrubel 的《兄弟之吻》(圖八)，畫面中的兩人為蘇聯領袖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與東德領導人埃里希·昂奈克(Erich Honecker)。該親吻畫面來自 1979 年的照片，當時布里茲涅夫到東柏林參與慶祝東德成為共產國家三十周年，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元首會面時，都會以互相親吻方式代表問安，於是這刻被捕捉下來並廣為流傳。在這幅作品旁有一行註解「上帝啊！將我從這令人窒息的吻中拯救出來吧！」，彷彿傳達著儘管東德政府與蘇

聯關係看似緊密，東德人民卻想從蘇聯的手掌心中抽離。除了《兄弟之吻》，另一幅較知名的作品為 Birgit Kinder 的《Test the Rest》(圖九)。一輛東德式轎車(Trabant)以東柏林朝西柏林方向從圍牆撞出，明顯表達東德人民奔向自由的渴望，衝撞圍牆也在所不惜。

東邊畫廊之外，柏林市中心如波茲坦廣場(Potsdamer Platz)、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也零碎的保存了柏林圍牆的遺址。儘管多數的圍牆已經拆除，柏林的街道仍能看見過去東西德分界的蹤跡，低調的紀念著這塊土地的歷史，悄悄的融入人們的生活當中。現今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令人難以想像兩德統一前有堵圍牆分隔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度，另一個則是無時無刻可能受政府監控與壓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這道牆有多少家庭被迫分隔兩地難以相見，又多少人為了投奔自由卻以失敗告終。柏林圍牆是東德人民窺探西柏林自由



圖八：《兄弟之吻》。



圖九：《Test the Rest》。

世界的櫥窗，儘管付出代價極高，仍然義無反顧的抓住任何機會與希望，體現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所言「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精神。

參考資料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8541>

https://read01.com/23dPBQ.html#.Wes_RFuCx0w

https://read01.com/BE6KeB.html#.WetD_VuCx0w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8/14/n3343367.htm>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germany/11140109/An-audacious-dig-for-freedom-beneath-the-Berlin-Wall.html>

<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60830006061-260812>

<https://datavizblog.com/2017/07/27/infographics-the-history-and-fall-of-the-berlin-wall/>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xmrm19r.html>

<https://www.klm.com/destinations/tw/tw/article/the-east-side-gallery-art-on-the-wall>

<https://www.visitberlin.de/en/east-side-gallery>

<https://gushi.tw/three-way-to-cross-the-wall/>

<https://read01.com/BE6Ke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8/15/n3344150.htm>

<https://www.google.com/culturalinstitute/beta/exhibit/east-side-gallery/gQA-JocMp?hl=de>

<http://www.eastsidegallery-berlin.de/>